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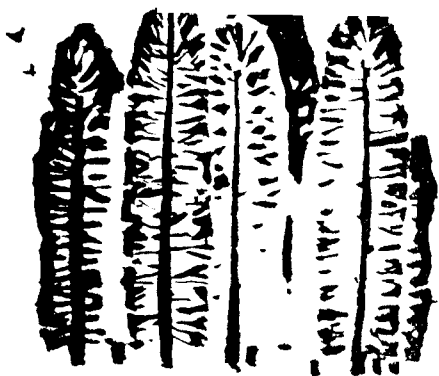


离别情

〔苏〕温·卡维林著



离别情



离别情

(苏) 温·卡维林 著
周 圣 郑海凌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Вениамин Каверин
Наука расставания

本书根据苏联大型文学
期刊《十月》1983年第5期译出

离 别 情

【苏】温·卡维林 著
周 圣 郑海凌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朝阳区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61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书号：10355·536 定价：1.35元

前 言

温尼亚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卡维林是当代苏联文坛上颇负盛名的小说家。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五、六十年代先后介绍到我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卡维林迄今已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六十余年，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在苏联国内外赢得广泛的声誉。

卡维林于1902年出生于普斯科夫城一个音乐家家庭，1922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翌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文史系。卡维林早在中学时代就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20年，他的处女作《第十一公理》在列宁格勒“文学之家”举办的青年征文比赛中应征。这篇小说得到高尔基的好评。此后，青年卡维林在这位文学大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二十年代初期，卡维林曾参加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幻想小说和侦探小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哈扎的末日》、《爱闹事的人》等等。由于受“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创作纲领的影响，卡维林这一时期的作品追求奇特的表现

手法和作家个人的风格,存在着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倾向。为此,卡维林曾受到当时的拉普(即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批评。此后,卡维林创作了长篇小说《船长与大尉》。这部作品深受广大青年读者喜爱,于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在二十五年内再版四十二次,为作家赢得了世界声誉。《船长与大尉》写的是苏联空军大尉萨尼亚历尽艰险,寻找失踪多年的北极探险船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卡维林的创作风格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冒险家的阴谋,主人公前进道路上意外的艰难险阻,诱人的秘密和偶然的巧合,都表明这是一部惊险小说。与此同时,主人公萨尼亚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成长道路,对当时的许多青年人都是十分典型的。因此,苏联评论界认为,现实主义原则同复杂曲折的惊险情节的巧妙结合,是《船长与大尉》创作取得成功的原因之所在。

继《船长与大尉》之后,卡维林又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如三部曲《一本打开的书》(1956年),中篇小说《七对不干净的人》(1962年),《斜雨》(1962年),《虚伪的画像》(1966年),《学校演剧》(1968年),长篇小说《在镜子面前》(1971年),《灯火通明的窗口》(1975年),《两小时的散步》(1978年),童话中篇小说《维尔利奥卡》(1982年)。

《离别情》是卡维林的一部新作,发表于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十月》1983年第5期。小说以战地记者涅兹洛宾到北方舰队采访途中与塔莉娅邂逅相识、一见钟情开场,以潜艇艇长梅谢尔斯基和未婚妻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和不幸遭遇为主线,构成一个曲折而动人的爱情故事。

塔莉娅到北方舰队探望未婚夫梅谢尔斯基，梅谢尔斯基在未婚妻来队不久便奉命出航，去执行战斗任务，从此一去不返。此后，梅谢尔斯基的好友、记者涅兹洛宾曾写信向塔莉娅表白爱慕之情，但他在获悉梅谢尔斯基被德军俘虏的消息后，便自我谴责，并抑制一切感情，而塔莉娅则怀着真挚的爱情长久地等待……在故事主线展开的同时，作者又穿插了前方的战斗场面和后方的战时生活，构成一种镶嵌图式的结构。战争常给人们以突如其来的打击，在剧变中如何对待友谊、爱情与生活，这正是卡维林着力从涅兹洛宾和塔莉娅这两个人物内心深处发掘出来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作品充满真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同志间的相互理解和忘我精神，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和人格的力量，读后给人以回味和思考。

在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卡维林在艺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风格。卡维林作品的显著特色是，故事真实生动，情节曲折紧张，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形象富有立体感。读卡维林的作品，犹如聆听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讲述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亲切感人，娓娓动听。一些复杂曲折的情节似乎出人意料，但仔细想来又在情理之中。《离别情》体现了作家一贯的创作风格，同时反映出这位老作家在艺术上的新的追求。这部作品无论在情节的设置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上，都有一些独到之处。此外，镶嵌图式的结构，适度的意识流手法，使作品的气氛和色彩显得深沉、凝重，从而加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此我们还想告诉读者，卡维林对我国读者怀有深厚

的情谊。1983年12月，我国著名翻译家戈宝权、高莽同志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文学翻译家会议期间，曾会见了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作家。当他得知自己的作品在中国拥有广大读者时，他感到欣慰并向我国读者致意。

我们翻译此书是出自程文同志的建议，在此书翻译过程中，程文和孙绳武同志给了译者很大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郑海凌

1985年5月于北京

一九四四年 莫斯科

编辑部秘书妮娜·维克托罗夫娜见到和她相处甚好的涅兹洛宾时，两手一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您怎么搞的？啊，我懂了！您没有看到命令！”

政治处发现一些战地记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莫斯科，而不在前线，就再次下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部队。显然，涅兹洛宾是第一个违反这项命令的人。

“您去过人事处了吗？”

“还没有。”

“您就说错过了，没有看到命令。那儿……”

涅兹洛宾去报到后又回来了。

“我向主编报告了，”妮娜·维克托罗夫娜说，“他却一声没吭。事情不妙！您非检讨不可了。口袋里藏不住席勒^①。”

主编从办公室出来，没有和涅兹洛宾打招呼，便从一旁走了过去。

① “口袋藏不住席勒”，与俗语“口袋藏不住锥子”在俄语中读音相近，此处为俏皮话。

“糟了！免不了要蹲三天禁闭。”

“是啊。三天禁闭我倒不在乎。这样更好，可以休息几天。可真正糟糕的是，出差就会耽误了。”

他对妮娜·维克托罗夫娜解释说，他希望能到沃洛格达州出差。他母亲从列宁格勒疏散后住在这个州的一个偏僻的地方。他想把母亲送到彼尔姆他姐姐那儿。

“没关系，”妮娜·维克托罗夫娜说。

她四十岁上下，长得胖乎乎的，留着短发，两鬓有几圈卷发，一双和善的眼睛富有幽默感。她在编辑部以自己的妙言箴语而出名，她认为这是她“生活乐观的结晶。”

过了整整一个小时主编才回来。没有肩章的军大衣在他身上晃晃荡荡显得肥大，不知为什么他总穿着这件大衣。过去主编还从未让涅兹洛宾这样久候过。因为来自北方舰队的通讯报道很少，一般可以指望稿件会被立即采用。铃声响了。妮娜·维克托罗夫娜走进主编办公室。

“从小要当心下巴颏儿^①，”她说。“请您呐！”

主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是位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他不能容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当涅兹洛宾把两篇有关几艘“婴儿”型潜艇在瓦兰格尔峡湾活动的特写放在他面前时，他瞪大了镜片后面那双熬红了的疲乏的眼睛。一阵沉默。主编一边读，一边象猎犬似地嗅着，一目十行，一页稿件一扫而过。当涅兹洛宾想解释、补充几句时，他愠怒地把手一挥。他善良的面孔上露出一种猎犬似

① 说话人把俗语“从小要珍惜名誉”中的“名誉”换为发音相近的“下巴颏儿”。

的神态。这时涅兹洛宾从挎包中取出第三篇特写——有关雷击机的事迹。主编读完后把标题改了。他改写为：《鱼雷向下发射》。涅兹洛宾本打算提出异议：雷击机的鱼雷不可能向上发射，但想起出差的事，也就不作声了。主编叫来了值班编辑，把第三篇特写交给他。

“这期发表。”

“现在必须绞尽脑汁想想办法，”涅兹洛宾暗自想道。“狗鬼子，他可不会相信我对命令一无所知。是不是编个谎话？”可他不会撒谎。每当他迫不得已要撒谎的时候，他就心慌神乱。咳，听天由命吧！

主编咬着嘴唇在听。他的母亲也疏散了，由于没有收到她的来信，他也心神不安。

“一星期，”主编说。

这是不可能的，到达母亲疏散去的地处边远的农村就需要一星期。从莫斯科出发，在科诺沙车站要坐铁路上的公务车到魏耳斯克。然后搭乘不是随时都能遇上的顺路汽车到母亲在信中时而称作鲁奇伊，时而又称作勃拉戈维申斯科耶的村子。涅兹洛宾要求再给三天，可是主编却装出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

涅兹洛宾善于设身处地体谅别人，这种下意识的特征几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由于他了解自己，所以很容易看透别人。他象绝大多数的战地记者一样，想写的不是通讯报道，而是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考虑到这一点，他珍惜地保存着无数的素材：一部分可能有用，另一部分可能没用。一些是为自己记录的，另一些则是给报社

的。

他有一副讨人喜欢的容貌，高高的个子，能说会道，还具有一种能引起别人好感和信任的男子汉的信心。有一次编辑部指派他写一篇法庭特写，当审判人员退庭进行商议时，女被告竟然对着他大声谈起自己的案子来。

在科诺沙，值班员说公务车大清早就开走了。有辆轨道车，不过司机病了。锯木厂还有一辆，也许厂长会允许他坐轨道车到魏耳斯克的。

“到锯木厂远吗？”

“大约有三公里。”

对腿长的涅兹洛宾来说走三公里路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没料到，在新锯的木材堆之间，在那散发着浓烈气味的无数夹道中，找到厂长却要难得多。

“轨道车有，”厂长说，他的模样长得象变得老态龙钟的布拉京诺^①。“司机也有，不过他是冒充的，没有执照。”

涅兹洛宾不知道开轨道车还要持有执照。

“不过，您跟他谈谈。我没意见。”

年轻的司机看见涅兹洛宾后，从塔形的木板堆上一个翻身就跳到地上，两手贴着裤缝笔直地站在他的面前。

“从部队下来没多久吧？”

“两个月，少校同志。腿部受过伤。”

他的一条腿走起路来有点拖拉。涅兹洛宾请他送他去

^① 阿·托尔斯泰童话中的主人公——木偶。

魏耳斯克，他立即答应了。

你们可曾有机会坐在轨道车狭窄的平板上，旁边挂着个小马达，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飞驰过？可怕的倒不是这种高速，而是你失去了坐火车时的那种感觉，因为火车使你感到有如坐在移动着的房子里，车轮发出令人放心和有节奏的敲击声，可怕的是你感觉被扔到了四面空空的平板上，只听得一片呼啸声，手无处可扶，脚也无处可蹬。涅兹洛宾并不是个胆小鬼，可眼下坐在这名称怪可爱的“女少先队员”的小小轨道车上，他着实害怕了。

“我只想能赶快开过去，躲过检查员，”这句话从除了尖啸声外一无所有的空中传到他的耳际。“再往前，到了铁路上，我们就不用着急了。”

“我们不在铁路上还能在哪儿呢？”涅兹洛宾思忖道。就在这时，轨道车滑过岔道，猛地一下翻倒了。涅兹洛宾跌在铁轨上，一条大腿摔得生疼。滚下路基的司机第一个爬起来。

“没摔断骨头吧？”

“好象没有。”

大腿上鼓起个大包，走起路来十分疼痛。今天要到达魏耳斯克是毫无希望了，看来不得不在林中过夜，等候早上的公务车。他摔倒的时候，裤子也挂破了，另一条裤子他留在波利亚尔内。真是糟透了。不过总还算走运。“只伤了大腿，弄不好还可能会摔死呢，”他心想。

蔚蓝色的天空清澈透明，光线柔和。四周一片原始森林，气势雄伟。司机呼呼哧哧地在路基下寻找一颗螺丝

帽。几个扎着小辫的红头发小姑娘挎着篮子出现在林边的空地上。他向姑娘们买了些桑悬钩子^①，当她们羞羞答答地接过钱的时候，软心肠的涅兹洛宾的眼睛被泪水湿润了。“哎，象个女人，”每当他感动的时候，他就暗自这样想。美味的桑悬钩子散发出泥土的芳香。裤子可以缝补好，他的行军袋里有针线。母亲看见了一定会偷偷地擦去眼泪，她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哭泣。轨道车居然又可以重新放到铁轨上行驶了，那些孱弱的姑娘们令人感动地使出了所有的力气帮助他们。

他们继续往前赶路，现在用不着为碰到检查员担心了。可是不管怎么说，在这条唯一的支线上，公务车会和轨道车相遇的。

当他们离魏耳斯克只有三四公里的时候，果然遇上了火车。轨道车不得不搬下来，他们无可奈何地只好这么做了。司机没有作声，涅兹洛宾由于大腿疼痛，骂骂咧咧，每说一个字都要骂娘，难怪还在十年级的時候，别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瓦季卡——骂娘娃。”火车司机从小窗口探出身子，用脏黑的拳头向他们威吓了一下。当轨道车到达魏耳斯克时，夜幕开始降临。

涅兹洛宾觉得这座小城市空空荡荡，一片荒凉。大腿还感到疼痛，他好不容易走到了这城市唯一的一幢三层楼房。区委、结婚登记处、检察院都设在这幢楼里。门口停着一辆旧的“嘎斯”牌汽车，在一间烟雾腾腾的小房间里

① 一种野果。

坐着两个军人：一个是秃顶，身材魁梧，肩膀宽厚，另一个瘦骨嶙峋，不修边幅，病容枯槁的脸上黝黑的皮肤透着苍白。

“我没有汽车，”瘦子说道。他是检察员。

涅兹洛宾觉察到胖子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所以他一面劝说检察员，一面求助于胖子，后者知道拒绝帮助中央报纸的战地记者是欠妥当的。他来是为了和母亲见上一面，或许是要把母亲送到亲戚家去。胖子又看了一遍出差证明，打开了拿在肥胖的手中的记者证。

“你的车不是要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去吗，”胖子说道，“离鲁奇伊很近。”

检察员阴沉地瞥了他一眼。

“车子要带被审讯的人。”

一阵沉默。

“同志，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身材魁梧的那一个对涅兹洛宾说道。他坐上车不知到哪儿去了一趟，过了几分钟就回来了。

“你坐卡车可以吗？”

“谢谢您，当然可以，”涅兹洛宾应道，他犹豫不决，没有用“你”来称呼他。

他们默默地坐车穿过魏耳斯克市。离火车站不远，在高墙围着的院子里有一座两层楼的木房。大门敞开着，门岗按部队方式行了个“军礼”。涅兹洛宾明白了，这个身穿没有等级标记军服的秃顶男人是一个不大的工厂负责人，他们所来到这座房子是管理处或办公楼。

“西德罗夫，”他对着放在桌上的高高的喇叭筒说

道，“有位同志到你那儿去。给他弄点吃的，然后用三吨卡车送他去鲁奇伊。”

涅兹洛宾从食堂被带到车库。他和司机两人坐上三吨卡车便出发了。在整个漫长的旅途中司机只说了因为他患有结核病，所以没让他入伍，除此以外再没说别的话。当涅兹洛宾想问他些什么的时候，他粗鲁地打断了他。

塔 莉 娅

当涅兹洛宾走进一间灯光暗淡的农舍时，天已经黑了，屋子里松明在三脚支架上燃烧，母亲并没有哭泣，只是短促地喊了一声，抱住他久久不放。

“季姆卡，”她只叫了他一声。

她身材瘦削，头发稀疏，两耳露在头发外面，戴着一副挂着粗丝绳的夹鼻眼镜——涅兹洛宾从小就记得这副眼镜。在想到他们将要见面的情景时，涅兹洛宾想象母亲已变得十分苍老，更加消瘦，驼着背，头也不知怎么缩进了双肩。可母亲完全不是这样！只是头发稀疏多了，细细的发丝随着每一个动作微微飘动。她象以前一样昂首挺胸。当她说到“在这里她得到大家的信任，受到尊敬”时，涅兹洛宾吻着她的双手，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泪。大家一直把她当作医生，在鲁奇伊她给人看病，治愈了不少病人。叶莲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儿子从前线来探望母亲的消息在村子里刚一传开，她的农舍里就挤满了许多人，他们出于礼貌等候了半个小时。叶莲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对来的人表示感激，但又很严肃，她不失身份地对乡亲们一一表示

谢意，然后把他们打发走，只把一个眼睛患麦粒肿的笨手笨脚的麻脸姑娘留了下来。

“我答应过她，”母亲对儿子简短地解释说。

他怀着温柔和感动的心情看到姑娘在他母亲面前跪下，接着叶莲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换了一根快烧完的松明，用一枚订婚戒指在病眼前面来回移动。这是在治病。母亲相信各种预言、咒语、征兆。这对一个曾毕业于彼得堡音乐学院的人来说是很奇怪的。即使母亲用订婚戒指医治麦粒肿眼病，涅兹洛宾还照样爱她。

那姑娘深深地鞠了一躬就走了。涅兹洛宾和叶莲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开始收拾行装。他怎么也不能让母亲再留在这里了。姐姐拉丽莎在彼尔姆——“她安顿得很好，在基洛夫剧院当服装师，配给的口粮也不错，你们不会象以前那样争吵不休的。”母亲默默地听着儿子的话。她怀疑是否会象儿子想象的那样万事顺遂。他已经是个三十九岁的成年人了，是一名军事记者，却还象个孩子，总希望一切永远美满。当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时，就常问：“妈妈，一切都会永远是美好的吗？”他把生活看得过于美好，过于乐观。他没有结婚。直到今天还是独身！该成家了。他却说：“你懂吗，我不能这样随随便便。我一定要有爱情才行。”他就这样来到这里接他的母亲。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虽然从他现在工作的极北地区到彼尔姆相距两三千公里，但她今后离他毕竟要近一些了。

“拉丽莎知道吗？”

“知道，我预先告诉她了，不过不知为什么没收到回信。”